

酸汤话的混杂性观察

刘宗艳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 酸汤话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和湘西南边境一带。它由历代汉族移民带来的汉语方言与当地苗语、侗语接触混杂而成,近代以来又受到西南官话的强烈影响。因此,混杂性是酸汤话的显著特征,其主体为汉语方言,同时也有一定苗语、侗语成分,在汉语方言这个主体中又以湘语成分为主,西南官话成分逐渐侵入。

[关键词] 酸汤话; 苗语; 侗语; 西南官话; 语言接触

[中图分类号] H1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3)06-0102-05

一 酸汤话概况

酸汤话主要分布在黔东南和湘西南边境一带,包括贵州天柱、锦屏和黎平与湖南新晃、芷江、会同、靖州和通道等县的部分乡镇。酸汤话地区地形复杂,历史上为少数民族抵抗汉族征服的天然屏障,主要由苗族、侗族居住,苗语、侗语占有绝对优势。张雄^[1]、瞿建慧等^[2]讨论了酸汤话的形成与汉族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瞿建慧等认为“可以将其归为湘语,与会同林城话归属相同”^[2]。

酸汤话人今天大部分仍然依同姓聚居,与苗语、侗语族群保持一定区别,他们的民族成分虽为苗族或侗族,但一般不被当地苗语、侗语族群认同。尽管如此,这些操汉语的移民长期与土著的苗族、侗族杂处后而转化成苗族或侗族,世代主要由男性家丁继承汉语。直到今天,一些偏僻山区的酸汤话地区,成年男性的配偶多来自苗语区或侗语区,这样就形成显著的语言接触现象:男性之间的通话一般用汉语,子女与父亲之间也是酸汤话,但与母亲之间多数是苗语或侗语,夫妻之间往往是汉语与苗语或侗语兼用,有的大家庭中是苗、侗、汉三种语言兼用。尽管世代男性主导的家庭竭力维持汉语的主导地位,但他们所说的汉语不可避免地混进了苗语、侗语成分。另外,由于苗语、侗语没有文字,当地苗族、侗族为了使用汉字记录,也在主动学习汉语。混有苗语、侗语成分的酸汤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明王朝大举征蛮的湘黔边境屯兵多为汉族,他们的后代

成为说西南官话的主体。

由于带来先进的文化,西南官话很快就成为当地的共同语,对当时已成为土著的苗语、侗语、酸汤话进行影响和渗透,在语言接触中成为最强势语言。长期处于这样的语言接触中,混杂性成为当地各语言的显著特征,就酸汤话而言,其主体是汉语的湘语,西南官话成分逐渐渗透,另外还有一定的苗语、侗语成分。

二 酸汤话的湘语成分

(一) 语音中的湘语成分

酸汤话语音上有以下主要特征:

(1) 古全浊声母舒声字今逢塞音、塞擦音一般读不送气音,如:糖_平 taŋ³¹² | 柴_平 tsai³¹² | 近_上 tciən²² | 住_去 tsu²²; 古入声字一般为送气音,如:读_去 t^həu³⁵ | 白_去 p^hei³⁵ | 贼_去 ts^hei³⁵ | 值_去 ts^hɿ³⁵。

(2) 塞音韵尾消失,古入声韵与古阴声韵合并,比如:“笔”与“比”韵母相同;也无双唇鼻音韵尾,咸摄与山摄合并,深摄与臻摄合并,均读 n 韵尾。

(3) 去声根据古声母的清浊分阴阳,比如“到”、“盗”不同调,分别读阴去、阳去;全浊上声归阳去,“道”=“盗”;全浊入多归阴去,比如:“读”、“直”、“石”均读阴去。

(4) 声调 5 或 6 个。天柱、会同、新晃境内的酸汤话有 5 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靖州三锹乡和藕团乡、通道江口乡的酸汤话有 6 个声调,

[收稿日期] 2013-11-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湘语在广西境内的接触与演变研究”资助(编号:10BY020);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湘西南酸话语音研究”资助(编号:CX2012B166)

[作者简介] 刘宗艳(1974-),女,湖南靖州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除上述五个调类之外还有一个入声调,古入声韵尾虽然消失,但相当一部分古清及次浊入声字仍自成一个调类。

语音上与湘语的标准^[3]比较,酸汤话基本具备划归湘语的条件。

(二) 词汇中的湘语成分

罗昕如在《湘方言词汇研究》中列举的以下几类有特色的湘语词,也常见于酸汤话。

1、具有特色的“打~”类词,比如:打止_{截止;达到极点}/打住_{在别人家里或外地暂住}/打秤_{物体的比重大}/打冒诈_{冒认欺诈}/打厄震_{做事或答复问题时迟疑不决}/打通关_{从事某项工作从头到尾各部分}/打总成(打总从)_{支持,鼓励别人做某事}/打隔壁_{做邻居}/打口干_{解渴}/打侷呵_{长啸高呼}

2、有特色的“吃~”类词,比如:吃生_{欺生}/吃空饭_{白吃饭不干活}/吃冤枉_{比喻得了不应得的好处,包括贪污受贿等。有时也指人无能}/吃现饭_{吃上顿剩下的饭;比喻因学业成绩不好而留级}

3、“V人”类自感词,表示“外界刺激作用于人自身或身体某一部位,使人产生某种不舒服的感觉”的意义,比如说“腻人”义为“食物油脂过多,使人产生油腻的感觉”。“V人”可以看成词,“可受程度副词修饰和补充,不可带宾语,可以作谓语和定语,其语法功能更接近形容词”^[4],比如:清人、累人、气人、臭人,等等。

三 酸汤话的西南官话成分

因为西南官话是湘黔边界各民族的区域共同语,各点酸汤话均受到它的强烈影响,主要表现在语音、词汇方面。不少年轻人甚至放弃酸汤话,转用西南官话。

(一) 语音中的西南官话成分

从西南官话借入的文读音与白读音的竞争使得酸汤话在声、韵、调三方面的文白异读均成系统,下面以靖州藕团点为例:

1、声母文白异读

古全浊声母在酸汤话里已清化,今逢塞音、塞擦音时古舒声字为不送气音,古入声字多为送气音。但在文读层正形成“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的格局:(斜杠前为文读,后为白读。下同)

	儿子	他	站	太阳	月亮	老虎	通用量词
天柱远口	崽	渠□ki	倚□tɕi	日头	月光	老虫	个
靖州三锹	崽	渠/他	倚/站	日头/太阳	月光/月亮	老虫/老虎	个
靖州藕团	崽	他	立/站	日头/太阳	月亮	大虫/老虎	个
通道江口	崽	他	站	太阳	月亮	老虎	个

在以远口为代表的北部地区与湘语相对接近;

古全浊平声字:婆_並□p^huo 偷油_{~蜂螂}/□puo 家_{~外婆}

弹_定□t^han ~簧/□tan 发_{~发抖}

古全浊上声字:近_群 tɕiən□附~ / tɕiən□~地方

弟_定 ti□~ 妹/ti□老~

古全浊去声字:动_定 tuŋ□运~/tuŋ□~下_{动一动}

座_从 tsuo□~位/tsuo□~子_{锅底座圈}

古全浊入声字:别_並 piε□各_{~清高}/p^hiε□~个_{别人}

独_定 təu□~立/t^həu□~崽_{独生子}

2、韵母文白异读

韵母的文白异读以流摄为例。上文提到,酸汤话普遍存在流摄混入效摄,但这只限于白读层。受西南官话影响,这些混入效摄的流摄字在文读中与效摄韵母分立开来,比如:

狗 □kəu ~ 腿子/□tɕiau ~ 崽

藕 □ŋəu ~ 根/□niau ~ 团_{地名}

厚 xəu□天高地~/xiau□~薄

搜 □səu ~ 查/□ɕiau ~ 身

3、声调文白异读

酸汤话的白读层中,古全浊上声和全浊去声均归阳去,比如上面第(1)条所列的“近”、“弟”、“动”、“座”等字,它们在文读中为阴去,文读的调型均与当地西南官话的去声接近(西南官话的去声不分阴阳,为高升调)。各点的阴去字一般没有声调文白异读。这表明酸汤话的阴去和阳去有合并为一个去声调类的趋势,与西南官话趋同。

(二) 词汇中的西南官话成分

1、词汇成员中湘语成分与西南官话成分的并存与竞争

从一般词汇观察,很难看出酸汤话与当地西南官话之间的差别,这应是二者长期接触形成的区域一致性。在基本常用词方面,各点不同程度地与西南官话保持区别,但西南官话还是以借词的形式对酸汤话的固有词进行排挤,这种排挤一般经过二者并存的中间阶段,然后取而代之,实现酸汤话词汇成员与西南官话趋同,比如:“/”前为老派,是湘语中常见的说法;后为新派,是西南官话中常见的说法。

三锹为南北的过渡地带,多为湘语与西南官话两种

形式并用,并且二者存在竞争,到年轻一代往往只用后一种了。以藕团、江口为代表的南部地区,老派的表达已经很少见,尤其是酸汤话区最南端的通道,基本与西南官话趋同。另外,各点的通用量词均采用西南官话的“个”,而湘语中一般为“只”^{[4]206}。

2、构词法中湘语成分与西南官话成分的并存与竞争

“湘语与西南官话在词汇上的主要区别是:湘语多‘子’尾词,西南官话多‘儿’尾词;西南官话多用重叠方式构词,湘语极少采用这种方式构词。”^{[4]258}酸汤话中广泛使用重叠方式构词,比如:盆盆、杯杯、盖盖、棒棒_{棍子}、幽幽_{水坑}、皮皮、壳壳等;同时也多“子”尾词。有的点甚至使用重叠与“子”尾来构造一个词,比如靖州藕团点大量使用“AA子”结构:尖尖子_{尖儿}、筒筒子_{筒儿}、块块子_{块儿}、把把子_{把儿}、棍棍子_{棍儿}、个个子_{一个个的}、汤汤子_{象汤一样的东西}、水水子_{象水一样的东西},等等。这表明湘语与西南官话常用的构词法在酸汤话中并存与竞争。

四 酸汤话的苗语、侗语成分

酸汤话各点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苗语、侗语成分。酸汤话境内的苗语、侗语的内部差异复杂,往往隔山不同音,例如苗语的“我”这个词,在靖州县之内就至少有三种发音:ua、i、ue,所以确定酸汤话中的苗语、侗语成分往往也是隔山而异。下面选取靖州县的三锹乡和藕团乡两个点为代表。这两个点的酸汤话在与苗、侗语接触中的演变各有侧重,三锹点多体现苗语的影响,影响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均比较明显;而藕团点则同时体现苗语、侗语的影响,但只在词汇方面比较明显。

(一) 语音中的苗语、侗语成分

1、三锹酸汤话声韵拼合关系受苗语影响

三锹酸汤话中,古端组声母在洪音前为舌尖前塞音,比如:多 tuo²³、胎 t^hai²³、团 tuon³¹²,在细音 i 前变成舌面前塞擦音,比如:田 t^hian³¹²、顶 t^hin³³、梯 t^hi²³、铁 t^hie³³、天 t^hian²³。这可能是受当地苗语声韵拼合关系的影响,因为当地苗语音系中不接受舌尖前塞音拼细音这样的组合,即没有 t、t^h 与 i 相拼的情况,所以当地以苗语为第一语言的人在学说汉语时一般会将细音前的舌尖前塞音变成舌面前塞擦音。以上声韵拼合关系的特征一定程度上体现苗语人学汉语时留下的中介语成分。

2、三锹酸汤话声调系统受苗语影响

三锹酸汤话有个别苗语借词(比如:□⁵¹ maŋ⁵¹曾祖母、□uei⁵¹母亲)读高降调[51],该声调借自当

地苗语的阳去调,在酸汤话中,处于从古汉语继承下来的声调系统(阴平 23、阳平 312、上声 33、阴去 35、阳去 22、入声 14)之外,但因为字数太少,不宜为其另立一个新调类,我们将其处理为一个边缘调类。如果说从古汉语中继承的是一个规整的声调系统,那么这个因词语借用而形成的边缘调类则打破了原有的规整系统。

(二) 词汇中的苗语、侗语成分

1、词汇以汉语词为主,混杂部分苗、侗词

(1) 三锹酸汤话苗语借词明显

三锹酸汤话主要与苗语接触,所以少数民族语言的借词以苗语为主,首先以亲属称谓为例,部分与汉语一致,例如:[姐]姐 t^hia³⁵/[父亲]爹 t^hie²³/[伯伯]大爹 tai²² t^hie²³/[爷爷]爷 ia³³/[奶奶]奶 nai³³(“[]”里表示概念,下同),另外很大部分与苗语混杂,形成苗、汉关系词,又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 各语素直接借自苗语,这里我们称为音译词,例如:

	酸汤话	苗语
[曾祖母]	□maŋ ⁵¹	maŋ
[外婆]	□te ³⁵	te
[叔叔]	□nie ³⁵	ŋe
[母亲]	□uei ⁵¹	uei
[哥哥]	□pəu ³³	pəu
[二婶]	□□uei ⁵¹ t ^h yon ³³	ueit ^h on

2) 苗语和汉语语素互借,在借贷双方均形成苗汉语素混合词,例如:

	酸汤话	苗语
[大姑妈]	娘□niaŋ ³¹² li ^h u ³³	niaŋljxu
[小姑妈]	娘□niaŋ ³¹² ni ³⁵	niaŋŋe
[三婶]	□三 uei ⁵¹ san ²³	uei san
[四婶]	□四 uei ⁵¹ sɿ ³⁵	uei sɿ

3) 音译词与苗汉语素混合词并用,例如:(“/”前为苗语音译词,后为苗汉语素混合词)

	酸汤话	苗语
[大婶]	□□uei ⁵¹ li ^h u ³³ /大□tai ²² uei□ ¹ uei ljxu	
[曾祖父]	□maŋ ⁵¹ /□公 maŋ ⁵¹ kɿŋ ²³	maŋ
[曾祖母]	□maŋ ⁵¹ /□婆 maŋ ⁵¹ puo ³¹²	maŋ

除亲属称谓外,三锹酸汤话中还有相当一部分苗语音译词,声母、韵母和调型只是稍作适应音系的改造,例如:

	酸汤话	苗语
[皮肤上的痘]	□□nan ³³ nan ³³	nan nan
[禽类的喙]	□□pɛ ²² pɛ ²²	pɛpɛ
[羽毛丰满漂亮]	□□ʔaŋ ³³ ʔei ³³	ʔaŋʔei

	酸汤话	苗语
[缺]	□fɛ ³³	fɛ
[霉]	□mɤŋ ¹⁴	mɤŋ
[小]	□ni ³⁵	ŋɛ

(2) 藕团酸汤话的苗、侗借词

与三锹点不同,藕团酸汤话的亲属称谓均为汉语成分,但有相当一部分其它词语可能来自苗语或侗语,

有的与苗语相似,有的与侗语相似,有的与苗、侗两种语言均相似,最后一种情况难以判断是从哪一种语言中借入的,借入之前可能就是苗、侗关系词。

	酸汤话
[张开]	□ɕia ³³
[高兴]	□nia ³¹²
[哭闹着索要东西]	□pie ³³
[有韧性,难以折断]	□tio ³ □
[蚂蚁]	□ma ³¹² mei ³³
[吝啬]	□k ^h a ³⁵
[红烧肉]	□p ^h aŋ ⁴¹
[肉(儿语)]	□ka ³⁵
[粪]	□kɛ ²²
[不圆]	□uɛ ³⁵
[蛇行]	□liuŋ ³³
[蜻蜓]	□□mɛ ³³ laŋ ³³
[邈邈]	□tiu ³⁵ tia ²²
[烦躁]	□k ^h a ¹³ nia ³³

	苗语	侗语
	ɕa	
	ŋ-atɤŋ	
	pjɛ	
	tjo nɤŋ	
		me
		k ^h a iau
		p ^h aŋ
		ka
	qa	qɛ
	uɛ	uɛ
	ljɤŋ	liŋ
	mɛlaŋ	mɛlaŋ
	lju lja	lju lja
	k ^h a ŋa	k ^h a ŋa

2、同一概念的词语形式因语境而异

以三锹酸汤话为例,同一概念,苗语和汉语的表达形式并用,但出现在不同的组合,类似汉语内部的文白层,例如:

[看]:□nu²³ 见_{看见},丑看 k^huon³⁵ 难看

[蛋]:鸡生□kei³⁵ 鸡_{下蛋},鸡蛋 tan²²

[霉]:生□muŋ²⁴ 发霉,堂霉 mei³¹² 墙壁上的脏物

同样是表达[看]的概念,当与“见”构成动补结构时则用可能借自侗语的语素“□nau²³”(当地侗语的“看”为“n α”),当与“丑”构成偏正结构时,则用汉语语素“看”,二者不能互换。[蛋]和[霉]类似。

(三) 语法中的苗语、侗语成分

该部分我们暂且以三锹酸汤话中的苗语成分为例:

1、部分偏正结构名词修饰语在后

修饰语在前偏正结构在酸汤话占主体优势,比如“红花”、“绿叶”、“好天_{好天气}”等等。名词修饰语在后的苗语式偏正结构目前只发现在带排行的称谓中,例如:娘□lixu²³ 大_姑、娘□ni³⁵ 小_姑:前面的汉语成分“娘”是中心词,借自苗语的修饰语“lixu²³”或

“ni³⁵”在后面。□三 uei⁵¹ san²³ 三_三、□四 uei⁵¹ sɿ³⁵ 四_四:前面的苗语成分“□uei⁵¹”是中心词,汉语成分“三”、“四”在后面作修饰语。

2、借入名词前缀“a”

名词加前缀这一现象在靖州苗语中很常见,三锹酸汤话中也大量使用前缀“a”,我们认为这是借自苗语。下面以[狗]和[虫]分别在三锹酸汤话、苗语中的发音为例:

这个前缀一般只出现在单音名词前,我们认为这是语音节律的需要,因为单音词在酸汤话中还占有相当比例,口语中的单音词加上一个前缀使节律上更加和谐,与汉语中一般单音词双音化的韵律机制相似。

五 结语

酸汤话的主体是对古汉语的继承,以湘语为主体,同时也有西南官话成分的叠置,还有一定的苗语、侗语成分,与典型湘语的区别主要是它的混杂性。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酸汤话在与苗语、侗语深入接触的历史上一般是作为强势语言,但近代以来与西南官话的接触中却是作为弱势的一方。西南官话成分的逐步侵入,预示着酸汤话与西南官话逐步

趋同^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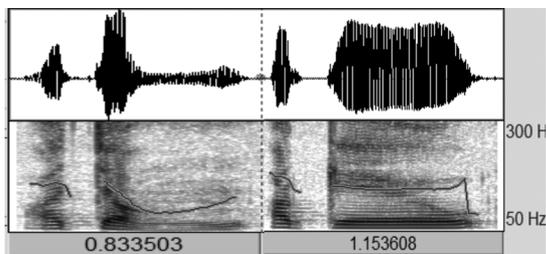


图1 三锹酸汤话的“虫 a'tɕiɻŋ³¹²”、
“狗 a'kɛw³³”,发音人:WZ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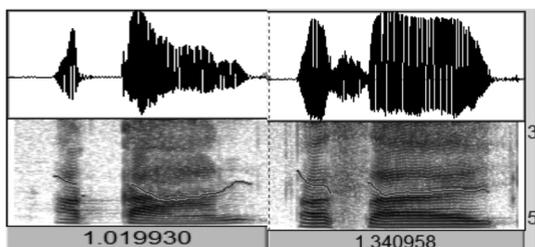


图2 三锹苗语的“[虫] a'kan”、
“[狗] a'sai”,发音人:WZH

注释:

①本文中凡出现方框“□”均表示酸汤话中有音无字的情况,同时在方框或方框所在的词语右边注明读音。

②本文苗语材料由贺福凌老师指导调查,参与者有曾虹,刘宗艳。

[参考文献]

[1] 张雄. 酸汤话内部差异研究[D]. 贵阳: 贵州大学硕士

学位论文,2007:8.

[2] 瞿建慧,谢玲. 湘西南酸汤话的演变与归属[J]. 贵州民族研究,2011,(6):181-184.

[3] 鲍厚星,陈晖. 湘语的分区(稿)[J]. 方言. 2005,(3):261-270.

[4] 罗昕如. 湘方言词汇研究[M].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58.

Hybridity of Suantang Dialect

LIU Zong-yan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Suantang Dialect is mainly distributed along the border between southeast of Guizhou and southwest of Hunan. Immigrants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y brought their Chinese dialect. Then it has been contacting with local Hmong and Dong language until now. Since early modern times, Suantang Dialect has also been affected by the Southwest Mandarin; therefore, hybridit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s of Suantang Dialect. The main body of it is Chinese, at the same time, certain Hmong and Dong language components have mixed into it.

Key words: Suantang Dialect; Hmong language; Dong language; Southwest Mandarin; Language contact